



## 我的政治老师

□ 杨本琦

卜德训老师是我初中时的政治课老师,他中等身材,剪个平头,走路来不徐不疾,不上课时总是面带微笑,才到初冬时节就会穿上一条宽脚的棉裤。同学们觉得他和蔼可亲,背地里都叫他卜老头,其实那时还没过五十岁。现在才知道,他毕业于华东师大,在支内内蒙师专时就患上了关节炎。

他讲课严谨而又讲究方法。“文革”后复课不久,没有政治课本,他就自己准备讲义,给我们讲毛主席的哲学思想,要我们发挥内在的积极作用,把失去的时光给补回来。同学们因为经历了停课“放养”的日子,课堂上常有不能聚精会神的时候,卜老师就会像说书人使用惊堂木那样,将黑板擦的背面在讲台上拍一下,板着脸不讲话,以示警告。一次,我在下课时翻看一本小说,上课了还沉浸在故事情节中。突然,惊堂木“啪”的一声响了,老师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现在要批评两个人!”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,大家屏气凝神地看着老师。然而,他停顿了几秒钟说:“不过,我会给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,再有下次就……”这时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放下来,所有开小差的同学也都松了一口气。老师的一紧一松,一下子就把同学们的心收回到课堂上来,还很好地呵护了我们的自尊心。

卜老师虽然是政治课老师,身上却没有“文革”遗风。一天,学校统一布置了吃皮糠饼、忆苦思甜的活动。当和着野菜的皮糠饼发下来时,有的同学吃得很淡定,有的同学吃得呲牙咧嘴、叫苦不迭。老师在教室里巡视一遍后,回到前排的学桌前,对表现好的同学做了表扬。这时我的同桌秀兰正为还没吃完的皮糠饼犯愁,发现老师的上衣口袋正张开着,就眼尖手快地把剩下的小半块皮糠饼丢进了他的上衣口袋。老师低头扫视了一下前排的同学,发现秀兰表情有些不自在,便问了句:“你的饼呢?”秀兰机灵地回应:“吃完啦!”还张开嘴巴给老师看满嘴的皮糠。于是,老师又表扬了秀兰同学。老师不知情的表扬使秀兰一夜辗转反侧。第二天一早,她就来到老师进校的必经

之路,对老师惭愧地说出了昨天鬼使神差的一幕。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,说:“你看看我的衣服。”秀兰一看,老师今天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很旧的中山装,原来昨夜老鼠光顾了他的上衣口袋,还咬出了个窟窿。秀兰同学当时就吓得满脸通红,想说赔偿,可一想没有那么多的钱和布票,窘迫得不知所措。老师见状爽朗地笑着说,衣服已经交给自己的老母亲处理了,并督促她快进教室去早读,接着又嘱咐了一句:“皮糠饼没吃完的事就别再提了,回教室好好读书。”在那个上纲上线的年代,秀兰同学躲过了一劫。每当她忆起那件往事,愧疚之余包含的是对老师深深的怀念。

卜老师是一个正直仗义的人。我们高中毕业三十年聚会,高一时的语文老师程莉芳应邀从南京来参加。我在陪她去饭店的路上特地问她:“我上高中时怎么不见了卜老师?”程老师说:“你问我就问对人了,他是去了一所乡村中学,而且是为了我而去的。”那时,每天早晨都要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,有人把一本去了封皮的《毛主席语录》,模仿程老师的笔迹写上她的名字,扔在女厕所。领导就找她谈话,要她深挖思想根源,让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。程老师是很敬业的,不仅课讲得生动,见我们的课本内容单薄,还特地刻写《劝学篇》《师说》《中山狼传》等补充教材。她不是一个人情练达的人,不知道得罪了谁,就把自己的艰难处境告诉了卜老师。卜老师听了就说:“那地方你不能待了,还是我来换你吧。”原来,这两位老师都曾在高邮师范学校共事,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,学校停办,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中学,彼此是了解的。当时卜老师的爱人还在乡村学校教学,他在界首有老母亲照顾他的生活,又有两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在界首中学读书。没有什么慷慨陈词,就凭着一身正气,只身去了一个是非之地。程老师讲给我听时,一脸的不平静。

卜老师已经走了十二个年头了。今天回想起老师的点滴往事,觉得他的形象越发鲜亮,而且温暖一直都在。

## 小聚大爱

□ 温元祥

周末晚上,10个老友小聚。这是一个特殊的聚会,除了我和万老师,所参加者每人出100元餐资,酒是周瑞凤先生从家里带来的。周实银老师特地从扬州赶来。他们说,今天小聚的主题是为老温退休后再离岗送行。

我于2014年从单位内退后,随孩子进城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我成为《高邮物业》报的主编。这份每月一刊的小报,由高邮市物业协会主办,市房管局主管,于2009年4月创办。一开始担任该报总编的万家华先生,出了很大的力,吃了很多的苦,前后5年办了28期。在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,协会决定面向市场化办报。在此背景下,我有幸加入其中,而且连续干了整整10年。到2023年12月份,共出刊129期,其中由我主编101期。这期间办报鼎盛期是2017至2021年,面向社会免费发行量达1.5万份,成为高邮房管部门和物业行业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。《高邮物业》吸引了不少高邮文化人投稿,据统计,投稿的通讯员达300多人。如老一辈文化人陈其昌老师,不仅让女儿定期帮他向《高邮物业》发稿,还主动提出不要稿酬,算为高邮物业行业作点奉献。

我曾长期从事基层新闻宣传,真正做报纸编辑还是头一次。编辑工作不好做,最怕的是“巧妇难做无米之炊”。开始接手办《高邮物业》几乎没有稿件,让我非常焦虑。在协会帮助下,成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。柏甫玉、陈忠友、张文明、居鹤清这几位通讯员,都是退休后从事物业管理的,他们有一定文字功

底,写物业行业的新闻稿信手拈来,稿件质量也是不错的。从事物业管理的赵永娟女士,她把自己一次工作感动写成一篇文章,见报后高兴极了,接二连三写了不少稿件。姜鹏先生是全国示范物管小区瑞和物业公司的老员工,几乎每月要写一篇稿件,他说,看到物业里有令人感动的好人好事,白天工作忙,就带夜写。

要办好《高邮物业》,领导的支持非常重要。2016年,市政协副主席兼房管局长张拥军对《高邮物业》关爱有加,大力支持,明确指示要扩大发行量,每期从1万份增加到1.5万份,免费发行到市直机关和城区各个部门,让社会知晓物业、理解物业、支持物业,并由局里给予扩量发行的补贴。2019年,房管局体制改革合并住建局后,时任住建局局长王庆东,一如既往地支持办报。

从2023年起,由于多种因素,《高邮物业》遭遇宏观困境,从月刊到万份缩减到千份。本人随着年龄增加,精力不济,家里两个孙子辈上学需要我和妻子的关心照料,唯有割爱,于去年底向协会姚会长提出休息,离开《高邮物业》编辑岗位。姚会长和老会长薛建平兄再三挽留,但我思想已定,坚持让位。

十年来,相处了一帮《高邮物业》的通讯员朋友,当他们得知我离开编辑岗位后,提出一定小聚一下,相互叙叙友情和旧事。于是,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小聚中,我们没有一醉方休,而是喝酒有度,交流甚欢,并且约好新建一个微信群,感情不断,定期小聚。这让我好感动,真是小聚大爱。

## 母亲的两张《当选证书》

□ 赵旭东

我珍藏着两张《当选证书》,那是我母亲的遗物,是她1953年当选为狄奔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高邮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证书。证书已经70余年,纸张略泛黄。证书上分别盖有“高邮县狄奔乡选举委员会”“高邮县选举委员会”的朱红方形大印,以及两级选举委员会主席“潮流”的红色印章和“夏雨”的蓝色签名印鉴,落款时间分别是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八日”“一九五三年六月”。

我的母亲出生于1930年。她是外婆连续生的第四胎女孩,盼儿心切,外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“拦五子”,起的大名叫“周宝珍”。母亲从小就非常懂事,也很能吃苦耐劳,八九岁的时候就在家带弟弟、烧饭、做家务活。家里栽秧、割稻,一二十个人的饭菜都由母亲一个人做,个子比锅台高不了多少,就站在小板凳上,用两只手抓住铲子煮饭、做菜。

1947年,母亲虚18岁,父亲虚17岁,两人就拜堂成亲。婚后,父亲到高邮县城续读小学五年级,第二年,小学没毕业,便弃学参加革命工作了。18岁的母亲,作为长媳,成了四代同堂大家庭的顶梁柱。家里二十几亩田地的栽秧割稻、种麦割麦、薅草施肥,上下八九口人的锅头灶脑、针头线脑,里里外外的家务,都要母亲操持打理。

离家四五里路的东大圩水田,母亲一个人去那里薅秧棵草。头上、身上烈日暴晒,双腿浸泡在滚烫的秧棵水里,从早到晚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。竹篮里一罐子米粥、半碗咸菜,就是母亲一整天的三餐食物。天气炎热,米粥被晒馊了,母亲也只能吃下充饥。

作为家庭主妇,母亲负苦、坚韧、贤淑。与邻里乡亲相处,母亲善良、热情、直率。生活困难的邻居缺衣少吃,母亲总是有求必应,伸手相助,十来斤米面、几捆柴草,或一两块钱,从不向人家提及归还;邻里之间或别人家庭内部发生争执、口角,母亲总是主动介入,热心调解,化解矛盾。母亲识事理,通人情,顾大局。村里下达出义务工、交售公粮、捐款捐物的任务,母亲总是积极配合、带头完成。在狄奔乡王庄村,母亲既积极能干,吃苦耐劳,又诚实本分,办事地道,也能主张正义,坚持公道。这些品行,使得母亲获得庄邻们的赞誉,

获得基层干部们的赞赏,在群众中具有很好的姻缘基础。乡村干部觉得我母亲虽然识字不多,却具有一定的说话水平、工作方法和组织能力,就动员她到村里来工作,并安排参加政府组织的“踊跃交售公粮”“生产劳动竞赛”“互助互学互帮”等中心活动。母亲本人也有出来为公家做事的意愿,父亲也支持她参加政府的工作,于是,乡政府计划让她先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。1953年,由于母亲工作表现突出,口碑好,先后当选为狄奔乡和高邮县的人大代表。

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,母亲向前跨出一步就可能成为解放初期的“工农干部”,以她的人品和悟性,会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,成为一名人民的好干部。可是,我爷奶奶坚决不允许母亲出去做事,理由是家里没人种地了,甚至恶语相加,阻止母亲走出家庭。乡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我爷爷奶奶的思想工作,也没能改变他们的主张。母亲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。后来,母亲不止一次和我们姐弟谈起过出去参加工作这件事,不无遗憾:“那时,我若坚决不听你们爷爷奶奶的话,坚持出来工作就好了,那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。”

对于当选为狄奔乡和高邮县的人大代表,母亲一生都引以为荣。经常和我们叙说,当年她是高票当选的,说她在高邮县城参加人代会时听报告、吃会议餐的情景,说县长长谈他们代表组讨论、和代表们拍照片的事儿……母亲将那两张人大代表《当选证书》视为珍宝,一直收存在家中。

1959年,母亲随父亲迁居高邮县城生活,由粮农变身为菜农。1963年,母亲响应政府号召,携家带口,半家下放回到周山老家,又从菜农变身为粮农。1982年,县里落实相关政策,母亲得以重新回城生活。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,四五次的迁居、搬家,母亲总是妥善地保存着她的两张人大代表《当选证书》。

1984年,母亲罹患重疾。临终前,母亲将两张《当选证书》亲手交给了我。我深知这不是一般的遗物,它承载着母亲曾经的荣光与梦想;同时,也是解放初期我国基层民主政权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、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历史见证。母亲的两张人大代表《当选证书》,值得永久珍藏。

## 同学崔小农

□ 王鸿

前些天初中同学聚会时,梁金辉同学递给我《湖天一览楼》(一、二)两本书,并指着书封底的照片说:“认出这是谁吗?”“崔小农!”我脱口而出。

该书的作者崔小农是我高中1977届高一(6)班同学,而且是很要好的那种。他已改名叫崔哥,移民美国三十多年,但他那俊朗的外貌、健谈的神态、直爽的性格,我是不会忘记的。

作者以家族回忆为蓝本、古城高邮为背景,讲述了数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命运浮沉。尤其是他的先祖崔阳春投身太平天国运动、后隐居高邮菱塘,爷爷崔锡麟投身国民革命,奶奶汪嘉玉追随丈夫,父亲崔开元和母亲韩向新投身革命所历经的曲折坎坷的人生,以及崔家和汪家缔结姻缘以及崔锡麟与汪曾祺的交往,许多不曾为人知的史实,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貌,体现了作者对几代长辈无限的崇敬之情。

从书中得知,崔小农出生在东北,后随都是军队转业干部的父母来到高邮。他曾上过高邮机关保育院,因我俩同龄,算起来与我还是保育院同学,只是那时年龄太小,几乎没有印象。

升入高中,学校重新分班,我和崔小农分在了高一(6)班。他长相出众,又性格开朗、十分健谈,下课、放学后,男同学都喜欢和他在一起。他知识面较宽,肚子里的故事特多,常常使我们听得入迷。他聪明机智,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比较突出。他还有点顽皮,上课时踊跃举手发言,有时还提出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,引得同学笑声一片。有时我们同学还结伴去位于原汽车站附近的他家里玩,他的爸爸妈妈热情客气,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格外的悦耳。

记得在农村分校劳动锻炼时,崔小农和我分住在两个生产队,临结束时,我所在的组烧了四菜一汤,请班主任老师和学生聚餐,而他所在的组别具一格,请班主任老师吃他亲手包的水饺。

这门手艺在他书中有交待,是跟他爸妈学的。一次在扬州丈母娘家,从头到尾包饺子活他一人全包,引得周边邻居羡慕不已,夸他是个好女婿。

高中毕业待分配的半年时间里,崔小农和班上几位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,谈工作以后的打算等。在人民公园、奎楼城墙上,拍了许多照片,留下了我们青春年华的难忘瞬间。1978年进入高中考复习,崔小农、张之耀和我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,一起去一起回。最终他考入扬州地区技工学校,那一年,我们班只有4位同学考取院校。

扬州技校毕业后,崔小农分配至扬州无线电总厂工作,他吃苦耐劳,好学上进,历经多岗位锻炼,正如他书中所说:“当过钳工、维修工、工艺设计师、采购员、推销员等。”1982年5月,我在扬州培训时,专门抽空去看他,他请我吃盐水鹅。1984年8月,我又去扬州培训,崔小农得知后,专门来看望我。崔小农在扬州结婚时,我们高中10多位同学受到邀请,他姐姐崔小佳和金大庆同学开了一辆大客车,载着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。

1992年崔小农决定携妻女移民美国,临行前来高邮爸妈家中。得此消息,我和张之耀、梁金辉同学特地来到他爸妈家,送行话别,并在他家的外走廊合影留念,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。

崔小农赴美后,我与他的联系就减少了。然而,同学之间那种纯真无邪的友情不会断。金大庆同学每逢遇见他姐姐崔小佳,总会带来他在美国的最新消息。他母亲病故时,我和部分高中同学前往悼念时见到了他。

从崔小农书中我还得知,他携妻女移民美国后,吃了很多苦,在美国东南部四州做过餐饮、机械加工、国际贸易等行业。为提升自己的能力,曾就读美国田纳西大学商学院、杰佛逊州立社区大学计算机网络专业。